

## 很多人家 都有个“二舅”

◎天潼

今年有个泰国影片《姥姥的外孙》火出了国境线,好几个朋友劝我一定要看看。他们推介的理由是太真实了,就像在我们某家某户拍的纪录片。

这部影片的英文名直译是《如何在外婆去世前赚到100万》,直白地概括了全片内容。《姥姥的外孙》故事情节很简单:男主角阿安得知姥姥身患结肠癌四期,生命仅剩一年,便想通过紧急尽孝获得房产继承权。抱有同样想法的,还有第一顺序继承人——阿安的两个舅舅。

影片结尾,外婆将房子过户给了二舅——一个游手好闲的中年男。他从未照顾过重病的母亲,赌博输了就回家偷钱。外婆的3个儿女中,唯有阿安的母亲一直承担着照顾外婆的重任,一生为原生家庭牺牲最多,最后却一无所获。

有人认为外婆的决定出于“重男轻女”,然而这个并不占道理的结论显然不成立。因为虽然同样不孝,但阿安的大舅毕竟事业有成,没有不良癖好,房子给他,尚可以保全祖业。房子到了二舅手里,很可能没多久就会“改姓”。外婆不可能想不到这样的结果,可依然非理性地处理了遗产继承问题。

说来也巧,我父亲也死于结肠癌。我们家3个儿子,不存在重男轻女的情况。大哥多年来一直承担着大部分照顾父母的责任,私下里还垫了20多万元医药费,从无怨言。父亲病危的最后100多天,大哥日夜守护,以致自己肾病发作,双腿浮肿……最后他也是一个子儿都没得到,父亲坚持要将房子过户给二哥。二哥和《姥姥的外孙》里的二舅一样,多年来社保都要靠父母来交;每次父母病重,都看不到他的身影。

为什么许多父母都选择将遗产交给最不孝、最不成器的孩子?在自媒体上看到社会学家们也曾分析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在那些父母眼里,“穷”就是硬道理,儿女中谁最穷就向谁倾斜。至于最孝顺的那个子女,他们会认为他(她)觉悟高,肯定不会计较。

“你们这么对待大哥,大嫂和大侄儿意见很大!”我曾私下和母亲说过这事。她却坚决地表示不相信,在她眼里大哥一家境界都很高,绝不可能有怨言。

“要是房子给了大哥,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但你二哥不仅对家里一点贡献都没有,还常常起副作用,比你还差得多。房子给他,就别怪我要‘起义’了!”妻子对我说。

许多家庭在父母离世之后,兄弟姐妹形同陌路甚至反目为仇,相当一部分是父母处理遗产不公埋下的祸根。《姥姥的外孙》若有续集,两个舅舅和阿安一家应该会分道扬镳,从此很难再成一家人了。

一家之长是级别最低的“长”,却是天底下最难当的“长”。很多老一辈的家长往往感性远多于理性,在世时尚可捏合大家庭,去世后却让儿女难再成一家。我们这代家长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了许多,希望能结束这种可悲可叹的状态。



赛花

◎子穆

## 勤劳人生

◎陶建明

生父生母长大的哥哥姐姐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,堂哥的干劲更足。买了手扶拖拉机,除自用外,还为周边村民耕地、耨地、脱粒。俗话说,收麦如救火,农时不能误。农忙时节他起早贪黑干,有时向单位请假集中时间抓紧干,三顿饭都吃在田头。一次为我家耨地,我们准备了好几个菜,好不容易把堂哥请上桌,他却端起一大碗饭,舀了几勺汤拌了拌,板凳还没坐热,呼噜呼噜几下就吃好,回到田间,“突突”的机器声又响了起来。

堂妹初中毕业返乡务农,成了堂哥的好帮手。她中等个子,圆脸、大眼睛、双眼皮,快言快语,从小就勤快。她干活儿泼辣、手脚快、效率高,不怕脏不怕累,能吃苦肯吃苦。挑泥挑水、插秧、除草、割麦割稻、移栽棉花等,无论是体力农活还是技术性农活,对她来说都不在话下,总比别人干得多、干得好。家里喂猪、种菜及婚后带孩子的任务主要也是由她承担。后来,堂妹还要精心照料多病的叔叔,陪着看医生、抓药,回来熬药,端茶倒水,无微不至。全家的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等毫无疑问全由她承包。

堂妹是养猪高手,每年能出圈三五头肥猪,还要卖几窝小猪,猪成为家庭的“摇钱树”。农人才知道,猪这种家畜生得坏,你不花苦功就不给你卖。一年四季猪满圈,为了多养猪、养好猪,堂妹可没少花功夫、付出辛劳。

家里买了拖拉机后,堂妹积极当好堂哥的“配角”,配送机器零件、柴油、耕耨地的相关工具,还要为堂哥煮饭送饭,是称职的“后勤部长”,大幅提升堂哥使用拖拉机的效率。

堂哥堂妹从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,青梅竹马,相互知根知底。婚后两人同心协力,建设家庭、培养孩子。女儿学业有成,在城里找到理想的工作和郎君。通过勤劳劳动,他俩在村里带头发家致富,率先盖了楼房。

堂哥退休后,说自己身体还健壮,要发挥优势,于是去打工,修桥铺路、挖沟搬砖,脏活累活照样干。堂妹继续种好承包地,还种蔬菜卖蔬菜。每天早上刷老年卡乘公交进城售蔬菜,中午再坐公交回家种植管理蔬菜,晚上与堂哥一起采摘整理第二天出售的蔬菜。看得出,他俩忙中有乐、苦中有甜!

## 自我成就“作家梦”

◎葛增华

员,年近古稀的新兵!

我是海安人,我为海安自豪!海安是老区,如今是江海大地上七“虎”之一。小时候就听说过“粟司令打仗——仗仗胜”的童谣。工作以后更是知道了,抗日战争黄桥决战后,海安镇是华中新四军、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地;解放战争拉开胜利序幕时,海安景庄是华中野战军的司令部,大将军粟司令从这里发出了“第一战”的作战命令。还知道了,1940年烽火连天的岁月,陈毅元帅在海安韩公馆写下了名诗《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,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》,抒写“红旗十月满天飞”的豪情壮志!我饶有兴趣地书写当年峥嵘岁月,歌颂新时代生机

退休了,拿起笔,圆年轻时的“作家梦”。写自己难忘的事——《星光满天的夏夜》,在《江海晚报》“夜明珠”发表了;在古都南京子女处闲住,游山玩水,感触满怀,写就《春雨濛濛乌龙潭》,投稿《金陵晚报》,在副刊“雨花石”上与读者见面了!

欣喜之余,笔耕不辍,日积月累,不觉已有了长长短短四五十篇。我雄心大发,于是乎,散文集《古稀梦》出版了!中国作协会员、著名作家朱一卉先生忙里偷闲为这本书作序,给我热情鼓励:“我更看重的是,他的作品,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、历史的记忆。”我也成了南通市作家协会的一

盎。2019年,散文集《红旗十月满天飞》与大家见面了。我默默耕耘,付出了辛劳,为人民而歌,赢得了老年生活的快乐和丰富。

南通,我曾在这里学习过:巍巍五山,玉盘叠翠;悠悠濠河,银链灿烂;伟人张状元,企业家楷模……南通,江海门户,韵味无穷!走遍江苏,长江运河,令人陶醉,名副其实,强富美高!赏不尽流动的苏韵啊,悠久历史,醉人风光;文旅结合,其乐无穷。散文集《流动的苏韵》《江海门户之韵》两“韵”应运而生。

1958年我还是学生时,在《南通市报》发表《印刷就是战斗》,从那时算起,60多年后,我加入了江苏省作家协会,圆了甜蜜蜜的作家梦!